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河南程氏遺書

(中)

朱熹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0808

萬有文庫

第一集國語百種

總編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河南程氏遺書

(中)

朱熹編



國學基本叢書

010808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一

明道先生語一

師訓

劉絢賈夫錄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卽天德也。

思無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

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

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則此一作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一之而兩之。不用則無用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卽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

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成恆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天地之正氣，恭作肅，肅便雍也。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慎。

平康正直。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者。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而能濟衆。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

故曰必也聖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

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

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

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一本醫字下。別爲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管子此言是而謂大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弄闖闖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 正名聲氣名理。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

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執。我者私己。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也。

秦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爲禽獸。爲夷狄。中則爲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

故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厥家有歲差法。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日月星辰皆氣也亦自別。

時者聖人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爲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諸往而知

來者則其知已遠矣。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甚人言亦不勸待人之言爲是何自得之有。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與從周之文不悖從先進則爲時之弊言之彼各有當也。

威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備此數者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又曰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者只是言忠信也忠信者

實也禮樂者文也語成人之名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以稱成

人之名。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

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一作理也。

嘗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孔子所以告子張者也。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如此。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也。在其中矣。唯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慳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慳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慳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鄧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者。煩數也。

✓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遠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事之事。心勿忘。勿助長。養氣之道。當如此。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爲有感必通。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道夕死之意也。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視其所以，以用也。觀其所由，由所從也。察其所安，志意所安也。所存也。

北宮黝要之以必爲，孟施舍推之以不懼，北宮黝或未能無懼。故黝不如施舍之守約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二

子各有所似。

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如此則能無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人心不得有所繫。

剛者強而不屈，毅者有所發，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儉

自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言儉近本也。此與形影類矣，推此理則甚有事也。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

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一作者。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

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一有則憤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言爲仁之本。非仁之本也。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體也。

肫肫其仁。蓋言厚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體羣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祿。

食。此所以勸士也。

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黷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若知者利仁。乃先得後事。

之義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也。

仁者其言也詘。難其出也。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此間爾。蓋猶有己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者。

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

敬者用也。誠則誠。

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實。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孫順也。不止於言。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爲樂。道也好之者，如游佗人園圃，樂之者，則己物爾。然人只能

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

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爲一事，人器與鬼器等，則非所以盡誠，而失其本矣。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爲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

甲乙至於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般氣。

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繫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之。王用亨于岐山。唯太王之事。民心固

結而不可解者也。其佗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謠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故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貳兮。絲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絲綌所以來風也。

蠡斯。惟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

乾陽一有物字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一專。其動也直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一有物字也。不靜則不柔。一作

其靜也翕聚其動也闢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止物。是二本矣。

人須知自慊之道。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亨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

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

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

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聖人之言。沖一作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學功自有一作立。孟子者禹稷之學功也。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己爾。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與聖人同爾。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

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取狼爲興者。狼前後停。與周公之德。終始一也。稱公孫云者。言其積德之厚。赤鳥几几。盛德之容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管。皆可鼓也。月不下。日與日。

正相對。故食。

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尅母也。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

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人言之則天地之

間亦富有餘一作亦也蓋進吉從逆凶云富有也常行之理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

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

比之無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

積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積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豫者猶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讓者治曾之道。故曰哀多益寡。稱物平施。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勝則招拂。一本作氣。欲則招拂。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爲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

Y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則無物。

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學只要鞭辟一作約。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

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一本此下云。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宰予晝寢。以其質惡。因是而言。

Y顏子屢空。空中一作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則屢中。役一作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於

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天生德於予。及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聖人極斷置以理。

文不在茲。言文未嘗亡。倡道在孔子。聖人以爲己任。

詩書執禮。皆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則子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義也。

理義體用也。理義之說我心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良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義之謂。良其背。止於所不見也。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

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

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脩辭立其誠。文質之義。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皆心也。自分心迹。以下一段皆非。

息調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爲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

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讓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夏之病。常在近小。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常過高而未仁。故以切己之事答之。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沖漠之氣象。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一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一

明道先生語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劉絢質夫錄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爲生養之生。却是修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具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箪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反己守約是也。

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爲楊子事。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

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所以爲夫子笑。若知爲國以禮之道。便却是這氣象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一作事。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著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特傳之耳。

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者也。

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二

河南程氏遺書

第十二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三

明道先生語三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

劉絢實夫錄

公族有罪，罄于甸人，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一無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

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

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縉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

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良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吳本雖作

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

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

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一作已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曾子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四

明道先生語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劉絢資夫錄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爲二者爲己

爲人之道也

爲己爲人吳本作治己治人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西銘言弘之道

讀書要玩味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濟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爲學者皆

爲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事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

人多言廣心浩大，然未見其人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

鑄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四

河南程氏遺書 第十四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五

伊川先生語一

入關語錄或云明道先生語

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知知仁守勇決。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敬卽便是禮。無己可克。

大而化。則己與理一。一則一無此字無己。

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甚

六經之言。在涵畜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物則一作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知不專爲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著卦而言。

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是神。不必言作用。三十幅共一轂。則爲車。若無轂。何以見車之用。

人患事繁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平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一作他。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視聽言動。非理不爲。卽是禮。禮卽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卽皆天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是神。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

補伯者是小補而已。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一作不尊。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己實見聖處。方可信。

合而聽之則聖。公則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卽是天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耳聞
口說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欲簡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

要思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人愈才明，往往所陷溺愈深。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敦如俗言敦禮義，敦本之意。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婿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音用之，自是人情

不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爲大，須當損益。夏商周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

如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夏時之類可從，則從之。蓋古人今人自是年之壽夭

形之大小不同，古之被衣冠者，魁偉質厚，氣象自別。若使今人衣古冠冕，情性自不相稱。蓋自是氣有

清濁，正如春氣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種之，可得數倍，

及其久，則一歲薄於一歲，此乃常理。觀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聞？蓋氣自是有

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

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

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天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

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動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正須如此。徇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舉禮文却只是一時事，要所補大，可以風後世，却只是明道。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大數則是，然不消催促他。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信而後諫，唯能信便發得人志。

龍女衣冠不可定，龍獸也，衣冠人所被，豈有禽獸可以被人衣冠？若以爲一龍不當立數十廟，若以爲數十龍不當同爲善濟夫人也，大抵決塞莫非天地之祐，社稷之福，謀臣之功，兵卒之力，不知在此，彼龍何能爲。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其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一作教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

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損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義。重於生。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舉爲王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謂之曰。深山爲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爲虎狼食。貴人爲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柏心爲久。後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一本無此字。有說字。四假吸復。

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一作人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一作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鐘，何物不銷鑠了。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有人言無西海，便使無西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處，便無日月。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一作心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無此字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

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後來却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爲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已不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爲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久字必別。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

祭無大小。其所以交於神明。接鬼神之義。一也。必齊不齊。則何以交神明。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裏

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楊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

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爲來日之影。韓愈極極世色味皆一萬七千二十四疑此記者之誤。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閑邪則固一作主，一矣。一作能。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行。一者無他，只是

整齊一作莊嚴，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一作取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

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宗子法壤，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

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是既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語，

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爲無處撈摸，故須入此。

大德教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同德。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一作近仁，只爲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有土地，要之耕而種粟，以養人，乃宜，今以種果實，只做果子喫了，種糯使之化爲水，飲之，皆不濟事，不穩當。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淵深一作粹，近聖人氣象。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

文字上一有無閒暇，終是一無少工夫，然思慮則儘不廢，於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悠悠。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一作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

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纖一作，恣打說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

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

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老子言甚難。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邾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斂怨自安。謝安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立人達人。爲仁之方。強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意。更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安安下字爲義。安其所安也。安安是義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

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果可以一貫。若使他人言之。便未足信。或未盡忠恕之道。曾子言之。必是盡。仍是

一作得也。又於中庸特舉此二義言。忠恕遠道不遠。恐人不喻。故指而示之。近欲以喻人。又如禘嘗之義。如

視諸掌。中庸亦指而示之。近皆是恐人不喻。故特語之詳。然則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子思

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一本有將字。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

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者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卻

是味短。只爲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

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有人旁邊作事己不見而只聞人說善言者爲敬其心也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主於一也主於內則外不入敬便心虛故也必有事焉不忘不要施之重便不好敬其心乃至不接視聽此學者之事也始學豈可不自此去至聖人則自是從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然然亦是一一作爲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是

成章乃達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無人曾解來乾健坤順之類亦不曾果然體認得

登山難爲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濶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濶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爲濶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其篤實而有光輝也一作篤實而不窮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

害之也。故曰以利爲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爲知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

不席地而倚桌。不手飯而匕飭。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之矣。

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嘗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觀曾子臨死易箦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絕其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夷言左衽。尙可言隨其國俗。至如人道。豈容有異。

受祥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一作力

儒者其卒必多。一作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

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己有家。人言他人家爲安。己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己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佛莊之說。大抵略見道體。乍見不似聖人。慣見。故其說走作。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清濁。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如東西漢。人才文章已來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爲。心所以然者。只爲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須隨時。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禮之隨時處宜。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某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

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爲孝者如何。窮理

一無此二字。

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

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若居簡而行簡。却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簡字。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甚。敬則無己可克。一有學者之字。始則須絕四。一有去字。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繫虜。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沈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於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

嚴如此而防。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於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必有害。墨子之道。雖有尙同兼愛之說。然觀其書。亦不至於視鄰之子猶兄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至如言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湯。五就桀。三聘。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爲聖人之任。

聲數。

由經窮理。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絕。不勉而中。卽常中。不思而得。卽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一無味字。聖人之一無字。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此。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

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於充塞天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於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生。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若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動則弑君弑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然魯有三桓。無以異齊。何以魯一變。至於道。魯只是不修周公之法。齊既壞太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苟且。及其末世。并其法又壞。亂甚於魯。故其弑亦先於魯。孔子之仕於魯。所一作以爲之兆。得可爲處。便爲如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一事正。則百事自己不得。傳言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此非孔子請討之計。一作如此則孔子只待去角力。借使言行。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須謀而後行。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容主開基規模自別。

大綱不正。萬目卽紊。唐之治道。付之尙書省。近似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此。故維持得數十年。

隕石於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之。大抵春秋所書異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異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爲應天之氣？豈可如此開別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際，生孔子何足怪？況生麟，聖人爲其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其時。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一作二。言開闔已一作是感，既

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卑，萬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

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途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

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褒說了今之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所賦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狹淺之見求之使謂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夢說之事是傳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傳說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傳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著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驗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

匹夫至誠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鄒衍之說太甚只是盛夏感而寒慄則有之理外之事則無如變夏爲冬

降霜雪則無此理。

配義與道。即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儘是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如以金爲器。既成。則目爲金器可也。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乖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細縹陰陽之感。

志氣之帥。若論浩然之氣。則何者爲志。志爲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志至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醫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一作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

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尙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古人爲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章。緩則佩弦。出入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河北只見鯀隄。無禹隄。鯀壅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五祀恐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一作誦。又作淫。言。報則遺其重者。非人所重。行寧廊也。其功幾何。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爐。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一作合。不答。

其間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蓋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矣。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

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者垂放勳爲堯號。乃稱放勳曰。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亦有聞及仲由爲比。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爲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頑。過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隱而治之。非堯也。重

動爲堯號
重一作樂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警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久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無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

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卽能終之。

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

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

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怨以怒。粗以厲。噍以殺。皆此類。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

事而言。不教則已。若須教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以物待物。不可以己待物。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關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傾方定志於學。

做官奪人志

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爲辰，則辰上恐不容二十八舍。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北辰，皆星也。何

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者。主一作宗。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

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

雖出於自然。一有之數字。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一作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律歷之法。今亦盡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歷之遺。則是

星算人生數。一作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却推不行。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只如此。但繫看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

與一方。是一般絡角面看之。又一般分而爲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

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己。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

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

有死。有始便有終。

守身爲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齊戰疾。聖人之所慎。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

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禴。只爲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禴而不及一有高祖。非人道也。

天子曰禴。諸侯曰禴。其理皆是合祭之義。禴從帝。禴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爲禴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於太祖廟。一有以字。羣廟之主合食。是爲禴。魯所以有禴者。只爲得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禴。只言禴。言大事者。卽是禴。言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卽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時祭。一有卽字。當言有事。吉禴於莊公。只是禴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有禴之名。只是禮文交錯。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園丘。而配以祖。陶匏彘。堊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人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一作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卽東。西卽西。則無一有不信。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聖狂。聖不必是容聖。狂不必是狂狷。只是智通者便言聖。如聖義忠和。豈必是聖人。

尸如配位時。男男尸。女女尸。祭事主嚴。雖同時共室。亦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況今日事之。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蓋人情亦無舅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並祭。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唯是心一作在人。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甕。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無聖人。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八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

論語有二處。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衆。豈非聖人之所欲。然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然所養有所不贍。此病其施之不博也。聖人所治。不過九州四海。然九州四海之外。聖人亦非不欲兼濟。然所治有所不及。此病不能濟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爲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脩己以安百姓。須有所施爲。乃能安人。此則自我所生。學玉燒。

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爲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已成形。

乃名爲義。一作山。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

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方便是剛。

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於地道。故下一作不。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

言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

此自然不習無不利。坤之六二。只爲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

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無二。但至

一作只有深淺大小。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一作爲

顏子擇中庸。得善孳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明辨。亦

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

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只是患在不能守。不能斷。

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爲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

編開整續終自正。和叔未知終自得否。

墨子之書。未至大有愛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浸遠。乃至若是之差。楊子爲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

仁。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

免此敵

楊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

一本張作夏夏作張

約。是敬

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邂逅却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敵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堅

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

康仲一作孫問人之學。非頗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

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禮孰爲大。時爲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爲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出之。今之人。自是與古之人別。其風氣使之。至如壽考形貌。皆異。古人皆不減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人豈有此等人。故籩豆簠簋。自是不可施於今人。自時不相稱。時不同也。時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嘿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他。堯之於民。匡直輔翼。聖賢於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嘿觀得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

至周文方備。只爲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

只歸之一作

箇

自然則無可觀。更無可玩索。或作

蹟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溼氣蒸然自出。如溼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尙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曾跳出。其狀殊可愛。亦有時乾處能行。其行步如虎。茅山者。則不啻人。北五臺者。則傷人。又有曾於鐵狗廟下穿得一龍卵。後寄於金山寺。龍能乘水上寺門。取卵不得。龍所以知者。許大物亦自靈也。龍以卵生者。亦非神。更一等龍必須胎生。極無適而不爲中。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六

伊川先生語二

己巳冬所聞

問孔子稱伯夷叔齊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何也。曰以夷齊之隘。若念舊惡。將不能處世矣。
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相別。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爲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爲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爲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趙景平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六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七

伊川先生語三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爲德。在諸卦莫不以爲明。獨於睽便變爲惡。以陽在上。則爲亢。以剛在上。則爲很。以明在上。變而爲察。以很以察。所以爲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己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卽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以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味。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

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閒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綴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陳良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權酷。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爲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爲小充。分明民食。却釀爲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飢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爲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且須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講理也。

常見伯道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卽道明。知者少。卽道不明也。

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與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卽却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一本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過難而登聖聞過則改何遠帝王也

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閒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與一閒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卿之後

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却絕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

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

後世人理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

人理一作禮

大凡禮必須有義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爲僞也

人或以禮官爲閒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爲閒官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箇

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同人中非同人又却無學者

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神卽聖而不可知。又曰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及巫馬期來告。正合不答。然孔子答之者。以陳司敗必俟其反命。故須至答也。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頓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古有教。今無教。以其無教。直壞得人。質如此不美。今人比之古人。如將一至惡物。比一至美物。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繁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如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至如肅宗卽位。靈武分明是篡也。

革言水火相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繇言小事吉者。

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一本睽卦以下別爲一章。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凡爲政須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奈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奈何也。

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故非齊之罪也。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爲。與書郊者同義。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正了他當得立也。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

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收族之義，止爲相與爲服。祭祀相及。

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己，所以得宗之名，非己宗於人也。

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尙存，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一作必須

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

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一作祭於哭於何處。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奈何。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蓋

根本在彼，雖遠豈得無報。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當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禮云。宗子如一作不。爲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一作本。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一作有。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說先於樂者樂由說而後得然非樂則亦未足以語君子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七

河南程氏遺書 第十七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八

伊川先生語四

劉元承手編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卽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

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本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道本作幾曾有許多般數來。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此聖人闡幽明微之道。只爲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爲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仁。曰入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爲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爲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

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却無信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
字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遠道不遠忠
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
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
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爲一句是否曰不可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
也近世淺薄以相懽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懽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
以敬爲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懼无終既无首安得有
終故曰无所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
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恭敬也如人
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

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卽

是惡。去惡卽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

義遠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

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爲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某所言見者理。如日不見而彰是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

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人注擬差遺。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

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爲盜。簿之責也。豈得爲輕。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

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

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曩官言事不

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

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爲業。如何去得。

人有實學而氣蓋人者其氣一作剛柔也。故強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弦之戒，正爲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既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強也。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笑學爲思，曰：容容作聖，纔思便容，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閉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思曰：容思慮久後，容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一本此下云：或問思一事，或泛及他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若專，怎生解及別事。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却倒向西邊，西邊扶起，却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佗卓立中途。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調詒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調詒。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間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却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爲

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佗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佗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佗言語。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強也。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佗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揜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己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爲士者當博學己不博學。一本無知道已

下至此十九字。但云博學守約。已不能之則。

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一無此字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邪。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更那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關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墜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因說與長老游山事。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昔呂與叔嘗問爲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爲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問游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觀不聞之時則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因是自小以致大自修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至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爲僞性爲不善佗自情性尙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卽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己直無含蓄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

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佗。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

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因言少師典舉
明道簡才事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纔窮理。便盡性。纔盡性。便至命。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象數亦然。

爲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之可否。曰且如六經。則各自有箇踐履。及其造道一也。仁義忠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上得之。其它皆通也。然仁是本。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兩般。有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嘗爲之說。今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闊步。及到難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實難登也。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難然也。人弗爲耳。顏子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高遠。實不可及。堅固實不可入也。此只是譬喻。却無事。大意却是在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上。又問人少有得而

遂安者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譬如以管窺天，乍見星斗燦爛，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此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爲得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無道，得之無命。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悼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尙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尙隱逸不仕。如此等，則放傲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尙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因問王子真事，陳本注云：伊川一日入嵩山，王侯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往，以事而止。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

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

釋氏常言華中坐却見
華外事莫是野狐精

釋子猶不肯爲況聖人乎。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久矣。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爲高感矣。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忙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爲他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爲輪回生死却爲釋氏之辭善道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爲這箇到了寫在冊子上怎生通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這箇心怎生事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長既足。却自住。然後却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滅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的自長。滅的自滅。自不相干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己與理爲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卽悟。何嘗讀十年書。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也。却爲佗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

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佗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英氣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問或言人壽，但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當作三十，貓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

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

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已自爲營，佗在房間，便

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佗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堯夫聞有甚事

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取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

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它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一作所便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事？曰：多爲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諡，并龍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某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辨云：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與吏士之力，不當歸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爲然。問荆公可謂得君子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荆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爲敵，智不破姦，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舉此一事，便可見。曰：荆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復推究方可。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今人不睡者多損肝。

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安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自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爲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蟻蝨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情者。若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爲無情者。如望夫化爲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爲老人。川中有蟬化爲花。蚯蚓化爲百合。如石蟹石燕石。人之類有之。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探石人。因探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飢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

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爲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望夫石如呼馬鞍牛頭之類天下同之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閩里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尙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咏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

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爲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此言甚是。只爲乘靠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只爲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

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姑得這裏便一作最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嗚呼。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佗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甕纒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聞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

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問：日中所不欲爲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浪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如揚子江宿汎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佗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政也者，蒲盧也。言化之易也。螟蛉與果蠃，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視之久，便能肖。政之化人，宜甚於蒲盧矣。然蒲盧二物，形質不同，尙視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

更有甚物也。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其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問命與遇何異。張橫渠云。行同報異。命與遇可也。先生曰。人遇不遇。即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況趙卒皆一國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是常事。又問或當刑而王。或爲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用。一作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

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

也在義爲理疑是在物爲理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佗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嚮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嚮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佗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

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之意。人須就上而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佗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一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爲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言義又言道。道體也。義用也。就事上便言義。

北宮黜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因北宮黜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明理。

一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己。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將之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個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一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

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性一作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佗。他說便不是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才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必然邪。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盡己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既盡己。安有不誠。盡己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著便不盡。如數一百少却一便爲不盡也。

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卽是知性。知性卽是知天矣。呂本以爲呂與叔問。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澁。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佗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爲佗說。不然。非獨佗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於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己。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張干戈。二嫂使治脫棊。堯爲天子。安有是事。

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

以無大過。此大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後無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此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佗經。惟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前此學易者甚衆。其說多過。聖人使弟子俟其贊而後學之。其過鮮也。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畜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鬪死，然鬪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間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出。至于親在，爲親鬪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臥在地上，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途只在傍，直守到曉，不成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爲親不在，乃爲人復讐，甚非理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

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道。

一作學。

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

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簧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肯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佗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佗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衆人有

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唯聖人也。

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有焚溺而死者。却雖死不怨。

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足以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之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習而不察者。只是饑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弟子。却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言衆多也。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曰有之。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己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縱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贖。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惠。

問人有不爲。然後可以有爲。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爲。不可爲也。縱有所不爲。便可以有爲也。若無所不爲。豈能有爲邪。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爲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爲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爲。曰過恭過與。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爲佗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曰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天爲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爲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非是聖人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無差等也。或曰堯舜禹湯文武如何。曰孔子嘗論堯舜矣。如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如此等事甚大。惟堯舜可稱也。若湯武。雖是事不同。不知是聖人不是聖人。或曰可以湯武之心求之否。曰觀其心。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此等事。大賢以上人方一作爲得。若非聖人。亦是亞聖一等人也。若文王則分明是大聖人也。禹又分明如湯武。觀舜稱其不矜不伐。與孔子言無閒然之事。又却別有一箇氣象。大抵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蘇季明問。舜執其兩端。注以爲過不及之兩端。是乎。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

通變與執一無異。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應。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閒否。曰無閒。曰孟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邪。曰堯舜生知。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身之言履之也。反之言歸於正也。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門人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惟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湍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容光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耳。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思。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卽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爲。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歿。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

故者以利爲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順。天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爲後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遵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倚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趨子。以求溫暖。無所不爲。然後奪之於君。奪之於父。此是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爲人用得別。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子之燕居。申申天天如何。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象。天天是舒泰氣象。此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則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爲知。曰只此兩句說知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

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遇風雨之類。則凡在行者皆遇之也。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耳。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爲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佗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卽位已十一一作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他戰。又却不鼓不成列。必待佗成列。闕箇甚。

問羊祜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仇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求所

以勝之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罔有敵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陬。陬亦開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開謀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

問冉子爲子華請粟。而與之少。原思爲之宰。則與之多。其意如何。曰。原思爲宰。宰必受祿。祿自有常數。故不得而辭。子華使於齊。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冉子請之。自不是。故聖人與之少。佗理會不得。又請益。再與之亦少。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佗。冉子終不喻也。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未可仕。孔子使之仕何也。曰。據佗說這一句言語。自是仕有餘。兼孔子道可以仕。必是實也。如由也。志欲爲千乘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求也欲爲小邦。孔子止曰。可使爲之宰之類。由求之徒。豈止如此。聖人如此言。便是優爲之也。

問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言諱君之惡是否。曰。是何以歸過於己。曰。非是歸過於己。此事却是陳司敗欲使巫馬期以娶同姓之事去問。是知禮不知禮。却須要回報言語也。聖人只有一箇不言而已。若說道我爲諱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娶同姓爲禮。亦不可也。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

僕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却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何以不從君子而從野人曰請諸君細思之曰先儒有變文從質之說是否曰固是然君子野人者據當時謂之君子野人也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也當時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是以不從後進而從先進也蓋當時文弊已甚故仲尼欲救之云爾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爲達曰此正是達也只好義與下人已是達了人所以不下人者只爲不達達則只是明達察言而觀色非明達而何又問子張之間達如何曰子張之意以人知爲達纔達則人自知矣此更不須理會子張之意專在人知故孔子痛抑之又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

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今市井閭巷之人。却不爲名。爲名而學者。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抵爲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如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己在人。曰。在己。曰。既在己。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無之。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爲後人附會亂却。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心迹之判。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爲賢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之知耶。是民自不可知也。曰。聖人非不欲民知之也。蓋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戶曉。比屋皆可封也。蓋聖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盡知之。此是聖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聖人不使民知。豈聖人之心。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某嘗與謝景溫說此一句。他爭道朝三暮四之術。亦不可無。聖人亦時有之。此大故無義理。說聖人順人情處。亦有之。豈有爲

朝三暮四之術哉。

謝景溫一作趙景平。

問爲政遲速。曰仲尼嘗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功業。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他人不可及。某嘗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理。漢公孫丞相言三年而化。臣弘尙竊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迫。此二者皆率爾而言。聖人之言自有次序。所謂朞月而已可也者。謂紀綱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聖人之事。後世雖不敢望如此。然二帝之治。惟聖人能之。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爲也。又問孔子言用我者三年有成。言王者則曰必世而後仁。何也。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於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之然也。有成者。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如欲民仁。非必世安可。

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爲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是吝嗇也。且於吝上看。便見得吝嗇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則不可下驕吝字。此言雖才如周公。驕吝亦不可也。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

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爲學也。

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義。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

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爲缺有之徒爲贅雖多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索玩味。

問坎之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二

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無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處

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爭以嫡庶之分夫嫡庶之分高

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

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遂以長安君爲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會有人說。先儒以爲乾位西北。坤位西南。言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閒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卽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

六子耶。

或曰：凡物之生，各隨氣勝處化，曰何以見？曰：如木之生，根既長大，根却無處去，曰克也。曰既克，則是土化爲木矣。曰不是化，只是克。五行只古人說迭王字，說盡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五行無土不得，木得土方能生火，火得土方能生金，故土寄王於四時。某以爲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只是迭盛也。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佗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爲一物，某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爲一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箇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下來却以義起，然亦是以下爻也。爻變則義變。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

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爲見也。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繼仁便壽，繼鄙便夭。壽夭乃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玩索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

亡。雖盜賊至所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倚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閒。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曰。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或曰至之言極也。何以言事。曰

固是極至之至。如至微不至。上文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愚無知者也。猶且能知。乃若細微之事。豈可責聖人盡能。聖人固有所不能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處。

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王天下有三重。言三王所重之事。上焉者。三王以上。三皇已遠之事。故無證。下焉者。非三王之道。如諸侯霸者之事。故民不尊。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嘗疑周公。曰。書稱召公不說何也。請觀君爽一篇。周公曾道召公疑他來否。古今人不知書之甚。書中分明說。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爽。此已上。是孔子說也。且召公初升爲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說爾。但看此一篇。盡是周公留召公之意。豈有召公之賢。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爲成王爾。成王煞是中才。如天大雷電以風。而啓金縢之書。成王無事。而啓金縢之書。作甚。蓋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爾。近人亦錯看却其詩云。荀子書猶非孟子召公心未說周公甚非也。

又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既禱之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勸其事故藏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豈更問命耶。

或問人有謂周公營洛。則成王既遷矣。或言平王東遷。非也。周公雖聖。其能逆知數百載下。有犬戎之禍乎。是說然否。曰詩中自言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何更疑也。周公只是爲犬戎與鎬京相通。知其後必有患。故營洛也。

問高宗得傳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閒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卜。有禱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傳說耶。傳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或言高宗於傳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爲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己。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

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己者。商均非能如己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既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在堯之時未嘗爲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加其上，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凶乎？曰：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在堯之時，非特不爲惡，亦賴以爲用。

納於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錄萬幾之意。若司馬遷謂納舜于山麓，豈有試人而納於山麓耶？此只是歷試舜也。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爲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爲放勳曰也。若以堯號放勳，則皋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於四海，有甚義。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一作漢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爲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豈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爲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

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遍。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樂得淑女之類。是作關雎詩人之意否。曰是也。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爲其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今之詩序。却煞錯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南爲文王之詩。蓋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大凡樂必失之淫。哀必失之傷。淫傷則入於邪矣。若關雎則止乎禮義。故如哀窈窕。思賢才。言哀之。則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故不至乎傷。則其思也。其亦異乎常人之思也矣。

唐棣乃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見詩人與兄弟之意。

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爲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

問周禮有復讐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讐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避讐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避之也。

問周禮之書有說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爲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周家制作。皆周公爲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

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也。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紀侯大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于遂。郭亡之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於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紀侯大名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無窮一作數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美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

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

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

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

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爲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賢也。自

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楊雄。本朝經術最盛。只近二三十年來。議論專一。使人

更不致思。

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極諫。曰王陵爭之不從。乃引去。如陳平復諍。未必不激呂氏之怒矣。且高祖與

羣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強者居上。非至誠樂願爲之臣也。如王諸呂時。責他死節。他豈肯死。

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閒，此豈請閒時邪？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非也。張良用高祖爾。秦滅韓，張良爲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及高祖興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豈願爲高祖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松子遊，是不願爲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槌擊殺秦王，其計不已疎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鐵槌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爲謀耶？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與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恆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恆時不殺一人邪？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願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佗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著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閒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閒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治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治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

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墳。文章自別。其氣運處絕淺近。如將二十四氣移換名目。便做千百樣亦得。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爲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敢爲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豈非盜天地乎。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鈞錙。鈞其端。然後錯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如入籠中。說令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

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一作記曰：魯

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讓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言矣。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葬，以鼓吹則可。蓋征戰之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爲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之禮樂。若太宗却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爲之功，非也。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尙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喪尙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

尙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璣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端。

洪水滔天，堯時亦無許多大洪水，宜更思之。漢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對堯遭洪水，使禹治之，不聞禹之有水也，更不答其所由。公孫弘大是姦人。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邪？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得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怨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人種蕎麥，自有畦隴，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相合處去也。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

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如兩石相戛。亦有火出。惟鑽無火。然戛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雨木冰。上溫而下冷。阻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溫。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人火爲害者。亦曰災。

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於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卽爲露。甚氣卽爲霜。如言露結爲霜。非也。露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沴氣。聖人在上無沴。雖有不爲災。雖不爲災。沴氣自在。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朵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

所生。然後世有以騷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宜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汙。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於王舟。火覆於王屋。流爲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

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無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辦。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惟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它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真曾寄藥來，某無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常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毒斯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爲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某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爲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繁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翦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爲事。某舊曾修六禮。冠昏喪祭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

閒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事從節。有大故害義理者。須當去。每月

朔必薦新。如仲春薦。含桃之類。四時祭用仲月。用仲見物成也。古者天子諸侯於孟月者爲首時也。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生民

之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一作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一作

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享之。祭只一位者。夫婦同享也。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

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坐。一云二位異所。男婦不同享也。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至於三而止者。緣人情也。旁親有後者

自爲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爲叔伯父之後也。如禰亦各祭。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

娶所生者。卽以所生母配。如葬亦惟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穴。但於左右對葬可也。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今正寢也。蓋

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家必有廟。古者庶人祭於廟。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廟中異位。居

中左右以昭穆次序。若夫婦自相配爲位。男婦不同坐也。廟必有主。既統當理於所葬處。如奉祀人之高祖而上。卽當統也。其大略如此。且如豺獮。皆知報本。

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

後方食。既數則饋。必四會。朔而饋乃合宜。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

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却用九奠。以禮有九獻。樂有九奏也。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盞

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灑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似在

或問今拜埽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實。專一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

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埽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

凡祭必致齋。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齋也。齋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齋。齊三日。必見其所為齋者。此非聖人之語。齋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古者男為男尸。女為女尸。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為尸者。故無女尸。後世遂無尸。能為尸者。亦非尋常人。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

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直上一幹。如大亦必有旁

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凡言宗者，以祭祀爲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爲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卽繼祖爲大宗，此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祖，繼祖者爲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却是祖也。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感之甚矣。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爲伯叔，大無義理，呼爲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懷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

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縱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梨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問：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況古亦有是。士樂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恐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可以爲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

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

以無服者，只爲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

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

己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

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怆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

如鄰里之喪，尙春不相，不巷歌，匍匐救之，況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可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奉几筵。

而已不可報服。若姑之子爲舅之子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爲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爲姑

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爲既與姑之子爲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

服同。

八歲爲下殤，十四爲中殤，十九爲上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

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兄弟之子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

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問女既嫁。而爲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夫家。事佗舅姑。安得伸己之私。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己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陳本止此。以下八段。別本所增。

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爲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

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自灌以往。不欲觀之。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佗須看莊子。爲佗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之末。尙節行。尙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

必然

冬至書雲亦有此理。如周禮觀祿之義。古太史既有此職。必有此事。又如太史書。不知周公一一曾與不曾看過。但甚害義理。則必去之矣。如今靈臺之書。須十去八九。乃可行也。今麻法甚好。其佗禁忌之書。如葬埋昏嫁之類。極有害。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材性。或觀人之所問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極高明。道中庸。所以爲民極。極之爲物。中而能高者也。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

予官吉之永豐簿。沿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縣丞誠。問其父所錄伊川先生語。蒙示以元承手編。伏讀歎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晦日。庵山陳淵謹書。



14100



14
1
9
540-2
10808

才敢年
17號
V勿申

圖書